



◎王平著

# 說文研讀

ShuoWen YanDu



著名商标  
ECNUP
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

◎王平著



《說文》

研讀

ShuoWen YanDu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## 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《說文》研讀/王平著. —上海: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,  
2011. 1

華東師範大學教材出版基金  
ISBN 978 - 7 - 5617 - 8404 - 4

I. ①說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說文—高等學校—教材  
IV. ①H161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1)第 017358 號

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項目(08JJD740056)  
華東師範大學教材出版基金 資助出版

## 《說文》研讀

著者 王 平

組稿編輯 孔繁榮

項目編輯 宋堅之

審讀編輯 李建廷

裝幀設計 黃惠敏

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號 郵編 200062

網址 [www.ecnupress.com.cn](http://www.ecnupress.com.cn)

電話 021 - 60821666 行政傳真 021 - 62572105

客服電話 021 - 62865537 門市(郵購)電話 021 - 62869887

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號華東師範大學校內先鋒路口

網店 <http://ecnup.taobao.com/>

印 刷 者 上海華大印務有限公司

開 本 787 × 1092 16 開

印 張 16

字 數 300 千字

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2 次

書 號 ISBN 978 - 7 - 5617 - 8404 - 4 / H · 556

定 價 49.80 圓

出 版 人 朱杰人

(如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訂質量問題, 請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調換或電話 021 - 62865537 聯繫)



# 目錄

導言 / 1

## 第一章 《說文》體例 / 16

- 第一節 《說文》析形 / 16
- 第二節 《說文》釋義 / 27
- 第三節 《說文》注音 / 31
- 第四節 《說文》重文 / 33

## 第二章 《說文》部首 / 57

- 第一節 《說文》部首的創立和排列 / 57
- 第二節 《說文》部首的傳承與整理 / 58
- 第三節 同形多義部首和形似部首 / 62

## 第三章 《說文》引證 / 68

- 第一節 《說文》引文獻 / 68
- 第二節 《說文》引通人說 / 77

## 第四章 《說文》中的徐鉉徐鍇注釋 / 81

- 第一節 徐鉉與《說文》注音 / 81
- 第二節 徐鉉與《說文》新附字 / 87
- 第三節 徐鉉徐鍇在《說文》中的隨字釋義 / 94
- 第四節 徐鉉徐鍇注釋中的引文獻 / 96

## 第五章 《說文》的整理和研究 / 99

- 第一節 《說文》的數字化處理 / 99
- 第二節 《說文》研究舉例 / 102
- 第三節 《說文》的修訂 / 140

## **第六章 《說文》的應用 / 147**

第一節 《說文》與漢字發展史研究 / 147

第二節 《說文》與中國古代文化研究 / 169

## **附錄 / 188**

一 《說文》部首形體與出土古文字對照表 / 188

二 參考文獻 / 247



# 導言

《說文解字》(以下簡稱《說文》)是中國現存的第一部篆書字典。《說文》首創漢字部首，為後世字典辭書所宗；首釋“六書”概念，為中國傳統文字學奠定了理論基礎。北朝顏之推說《說文》：“剖析窮根源，鄭玄注書，往往引以為証，若不信其說，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。”清人王鳴盛說：“《說文》為天下第一種書，讀遍天下書，不讀《說文》，猶不讀也。”以往在中國所說的傳統文字學，基本上就是“說文學”，又稱“許學”。

## 一、許慎與《說文》

### 1. 許慎其人

許慎是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學者之一。歷史上曾有人評價他“功過孔子”。關於許慎的生平記載，所見甚少。《後漢書·儒林傳·許慎》只有簡單的記載：“許慎，字叔重，汝南召陵人也。性淳篤，少博學經籍，馬融常推敬之。時人為之語曰：五經無雙許叔重。為郡功曹，舉孝廉，再遷，除洨長。卒於家。初，慎以五經傳說，臧否不同，於是撰為《五經異義》，又作《說文解字》十四篇，皆傳於世。”

據董希謙考證：許慎約生於東漢建武三十年，初仕為郡功曹，在明帝永平十六年，舉孝廉，入京師，任太尉南閣祭酒，在章帝建初八年並從達受古學，開始撰《說文》，於和帝永元十二年完成初稿。安帝永初四年在東觀校書，安帝元初六年

除洨長未就，稱病歸故里。於建光元年遣子獻上《說文》，安帝延光四年卒於家。終年七十二歲。<sup>①</sup>

## 2. 《說文》的誕生

中國字書的產生，應該遠溯至周朝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小學類載有周室王太史所作的《史籀》十五篇。許慎在《說文·敘》中也說：“及宣王太史籀，著大篆十五篇，與古文或異。”《史籀》的成書年代，不會晚於戰國初期。繼《史籀》而作的書有秦丞相李斯的《倉頡》、中車府令趙高的《爰歷》、太史令胡毋敬的《博學》，這些都是秦統一文字後，用作小篆字體的範本。至漢哀帝元壽間揚雄續《倉頡篇》撰《訓纂》，和帝永元間賈鯩續《訓纂》撰《滂喜》（揚雄的《訓纂》終於“滂喜”二字，故賈鯩取以為篇名）。漢人摹仿《史籀》、《倉頡》等字書的還有武帝時司馬相如的《凡將篇》，元帝時史遊的《急就篇》，成帝時李長的《元尚篇》。但除《急就篇》外，皆失傳。這些字書，都是為童蒙識字而編，其體例往往是雜取若干字，編成四言、六言或七言的韻文，朗朗上口，易讀易記。但對於字形、字音、字義不加任何解釋。我們稱之為字書而不是字典，就是因為它們還不具備字典的性質與功能，但它們為《說文》的產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。

《說文》是中國語言學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、說解字義、辨識讀音的字典。它誕生在中國歷史上輝煌燦爛的漢代，它的誕生不是偶然的，是那個時代文化和學術發展的必然結果。

秦始皇統一中國後，滌除舊典，嚴禁私人藏書，並規定了“挾書之律”。公元前206年，劉邦建立了西漢政權，他總結了秦王朝滅亡的歷史教訓，輕徭薄賦，廢除更役制度，遣散軍吏還鄉，使百姓得以休養生息，經濟上的繁榮和社會局面的安定，大大加強了劉邦政權的政治基礎。

在國力強盛、經濟繁榮、生產發展的形勢下，兩漢統治者也比較重視科學文化的发展。漢武帝明確提出“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”的國策，奠定了儒家在思想領域的統治地位。東漢光武中興，朝中設立“博學”官職，令知識分子整理六藝，皓首窮經。由此，以儒家經典為核心的經學和依附於經學的小學也迅速地發展起來。

漢代搜求六經舊籍，一是憑記憶、口耳相傳。漢人用當時通行的隸書把它們記錄下來作為傳本，如《尚書》就是由秦博士伏生口授，晁錯記錄下來的。這樣的傳本叫作“今文本”或“今文經典”。一是根據從地下或牆壁裏挖出的古書。如魯恭王從孔子宅壁中發掘出的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。它們是用先秦六國文字記錄的，故稱之為“古文本”或“古文經典”。兩種不同來源的傳本，本來只有記

<sup>①</sup> 董希謙《說文解字研究·許慎生平事蹟考辨》，河南大學出版社，1991年。

錄文字的不同，但研究的人卻形成了學術上的兩個派別——今文經學派和古文經學派。他們不僅在研究方法和所依據的材料上存有嚴重分歧，在對六經的看法上也有很大不同。兩派各立師法，標榜門戶，由此引發了漢代經學的古今文之爭。西漢兩百年間，今文經學派一直占上風，古文經典雖有傳本，但或為秘府所藏，或為民間私本，未設“博士”，不得列於學官。直到東漢中葉以後，古文經學派逐漸取得主導地位，最終壓倒今文經學派而達到全盛時期。許慎師承古文學家賈逵，專主古文經學，博通經籍，為捍衛古文經學撰寫了《五經異義》十卷，贏得了“五經無雙許叔重”的讚譽。

古今文經學爭論的核心在於是否正確闡發經義，還經籍以本來面目。表現在語言文字方面，今文經學派堅持秦之隸書為古帝所作，父子相傳，不可改易的錯誤觀點，並依據隸書形體，望文生訓，便辭巧說，任意說解經義，鬧出了諸如“馬頭人為長”、“人持十為斗”等笑話。許慎著《說文》的主要目的，就是為了駁正今文經學家的“巧說邪辭”，而於“六藝群書之詁，皆訓其意”（許沖《上〈說文解字〉表》）。《說文》以小篆為主，兼收古文，通過分析漢字的造字結構，追溯漢字源流及本義，集中體現了兩漢經學家、文字學家研究語言的成果，是中國第一部收字齊全，形音義綜合考辨，編排較為系統的字典。《說文》一刊行便具有了權威性，應劭作《風俗通》，曾引用過《說文》。唐代著名的典籍，如《經典釋文》、《北堂書鈔》、《藝文類聚》、《一切經音義》等，都以《說文》解說為本，引據說理。北朝顏之推在《顏氏家訓·書證》中說：“大抵服其為書，隱括有條例，剖析窮根源，鄭玄註書，往往引以為證；若不信其說，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，有何意焉。”<sup>①</sup>

## 二、《說文》的版本

### 1. 唐寫本

《說文》今傳最早的版本有兩種：一種是《木部》殘卷，一種是《口部》殘簡。前者存篆 188 個，後者存篆 12 個。二本對《說文》的校勘都具有重大價值，而尤以前者為最。我們通常所見到的是莫友芝等的覆刻件，覆刻雖然力存真貌，但畢竟不是照相，和真本有一定距離。國內《說文》研究領域重視的唐寫本《木部》殘卷，被認為是公元 9 世紀 20 年代唐穆宗時寫成的。

### 2. 宋刻本

南唐徐鉉、徐鍇兄弟二人研究《說文》，徐鍇作注，名為《說文解字系傳》，詳解許書，凡 40 卷。宋太宗雍熙初，徐鉉受詔與句中正、葛湍、王維恭等同校許慎《說文》。

<sup>①</sup> 顏之推《顏氏家訓·書證》，第 195 頁，天津古籍出版社，1995 年。

《說文》傳本舊有後人所加音讀，互有異同，徐鉉改用唐代孫愐《唐韻》反切為定。經傳古籍通用字不見於《說文》的以“新附字”增入；將原書 15 卷各分上下。校定本完成於宋太宗雍熙三年十一月，太宗當即命令國子監雕為印版，這就是目前流傳最廣的《說文》，世稱“大徐本”，也即徐鉉本。大徐宋本以汲古閣本為最早。

### 3. 清刻本

大徐宋本的清代覆刻本，以孫星衍《平津館叢書》原刻本訛字較少，同治間番禺陳昌治覆刻孫星衍本，將《說文》改為一篆一行。中華書局 1963 年出版《說文解字》影印本，根據的版本是清代孫星衍刻本。中華書局本將隸定字附在篆字之上，在書後編制了索引，使用更為方便。

## 三、《說文》的價值

《說文》是中國第一部貯存小篆和其他類型古文字的字彙，其突出特點是，以結構分析來建立與字形構造意圖的聯繫。《說文》對後世歷史漢字整理影響最為深遠的是結構分類：將看起來散漫孤立的字形集合起來，提取其中蘊含的共有成分，從而建立了漢字結構的關係類型。《說文》的漢字結構觀念，對於後世字彙的聚合乃至文字的整理，包括漢字的數字化處理，都產生了重要影響。

“《說文》是文字學的巨著，是上通古文字，下理今文字的橋梁；它也是語言學的巨著，是詞彙史的要典。”<sup>①</sup>其實，《說文》的價值遠遠不止於此。《說文》內容博大精深，不僅涉及了文字、訓詁、音韻等方面知識，而且天地鬼神、山川草木、鳥獸昆蟲、雜物奇怪、王制禮儀、世間人事，莫不畢載。因而《說文》又是一部記錄中國古代文化的百科全書。它在中國語言史和文化史上，都具有重要的價值。

### 1. 在漢語史研究方面的價值

#### 1.1 第一部字典

字典是民族文化發展到成熟階段的標誌。歐洲第一部民族語典是 1612 年意大利人編寫的《詞集》。1694 年法蘭西學士院出版了《法語詞典》。第一部大型的英語詞典，則是 1755 年編成的，它比《說文》晚了一千五六百年。“從全世界的範圍考察，《說文》也是出現最早的、系統合於科學精神的、具有獨創的民族風格的字典。”<sup>②</sup>

根據漢字以形表義的特點，許慎首次從大量漢字中歸納出了 540 個部首，然後將書中所收 9353 個漢字據形分別統屬於 540 個部首之下。這一編排體例對後世

① 洪誠《中國歷代語言文字學文選·序言》，第 3 頁，江蘇人民出版社，1982 年。

② 陸宗達《說文解字通論》，第 8 頁，北京出版社，1981 年。

影響極大。南朝梁代《玉篇》、明代《字彙》、清代《康熙字典》等都遵循這一體例。直到今天，部首檢字法仍然是工具書編排和查檢必不可少的一種方法。

### 1.2 第一部古文字字形大全

追溯漢字使用發展的歷史，以理論探求漢字本源，《說文》是其基礎。《說文》收小篆 9353 個，兼收重文 1275 個<sup>①</sup>，它是貯存古代漢字形體最完備的工具書。正是由於許慎對古漢字形體的保存和整理，我們今天才得以順利地研究甲骨文、金文等古文字。所以唐蘭說：“這本書無論如何是研究古代文字的一個鑰匙，即使在將來文字學上，也還是有重要價值的。”<sup>②</sup>《說文》正篆是聯繫甲、金、簡、帛、陶、璽印等古文字的橋梁，又是後世字書的源頭，所以《說文》學家稱它為文字之淵海，學問之階路。

### 1.3 第一部漢字學著作

《說文》以小篆為說解對象，以“六書”為結構理論，以部首為類聚字義之綱領，成為中國語言文字學的經典著作。

許慎創造性地整理出漢字的構造條例，創立了“六書”理論，這不僅給後世研究漢字者以分析的原則，更為傳統的文字學奠定了理論基礎。《說文》之後，“六書”理論成為研究漢字規律的重要依據。宋代鄭樵在《六書故·六書序》中說：“文言之本，在於六書。”歷代學者都十分重視“六書”的研究。例如，元代戴侗著《六書故》，楊桓著《六書統》、《六書溯源》，明代趙撝謙著《六書本義》、吳元滿著《六書正義》、《六書總要》等。“六書”還對漢字規範、漢字使用、漢字流傳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，如果没有“六書”，龐大繁雜的漢字體系將失其總綱。

### 1.4 第一部語義總匯

《說文》也是一部古代語義的總匯。許慎在對九千多個漢字進行釋義分析時，涉及了許多漢代和漢代以前的訓詁材料，使上古漢語詞彙的面貌得以完整地保存下來。這對我們閱讀、理解和印證古書都有很大幫助。例如《說文·宀部》：“向，北出牖也。从宀从口。”《詩經·七月》：“穹窒熏鼠，塞向墐戶。”其中的“向”字，正是指朝北的窗戶。又如：《說文·臣部》：“臣，牽也。事君也，象屈服之形。”又《宀部》：“宰，辜（罪）人在屋下執事者。从宀从辛，辛，罪也。”按許慎的解說，臣、宰皆為古之罪人。但這一詞義在許慎生活的時代已經消失，許慎的解說是否正確？當我們看到甲骨文、金文中“臣”、“宰”的寫法後，我們知道，許慎的解說是正確的。“臣”、“宰”在奴隸社會都是奴隸。歷史發展到封建社會後，才有了“王臣”、“帝臣”、“聖

① 該數據根據臧克和、王平《說文解字全文檢索》軟件，南方日報出版社，2004 年。

② 唐蘭《中國文字學》，第 12—13 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 年。

臣”等官職的稱謂。《說文》中保留的“臣”、“宰”古義，也為中國上古社會史的研究提供了資料支持。

### 1.5 第一部古音大全

《說文》中保存了大量的古音材料，這對漢語語音史的研究，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。前人研究漢語的上古音系統，是從北宋的吳棫開始的，依據的主要材料是《詩經》。但這些資料不能解決全部的問題，存在種種缺陷：一是得其韻而不能得其聲，得其聲則不能得其韻；二是拘於字有定音和韻部，偶爾有異同的就另立名目，如“叶音”、“合音”等，問題最終得不到解決。自清代段玉裁研究古音，彙聚《說文》中的形聲字之諧聲偏旁，創制了《六書音韻表》後，上古音研究進入一個新時期。《說文》對於上古音研究的具體價值表現為：一是《說文》中形聲字占絕大多數，諧聲資料豐富；二是《說文》重文多，可以根據它們求得韻類同部；三是《說文》中以聲訓釋義的地方很多，保存了大量聲訓資料。例如：“更，改也。”此為以雙聲字作訓；“天，顛也。”此為以疊韻字作訓；“禮，履也。”此為以同音字作訓。四是讀若字。

在《說文》一書所收的九千多個漢字中，用“从某某聲”表示的形聲字就有 7741 個<sup>①</sup>，從這些形聲字中可以分析出諧聲偏旁 1463 個<sup>②</sup>，這些形聲字和諧聲偏旁對於上古音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。清人段玉裁就是根據《說文》中的諧聲字提出了“同諧聲者必同部”的著名論斷，使上古音的研究取得了新的進展。西人高本漢、中國學者陸志韋等根據《說文》中的諧聲材料對上古漢語的聲母進行了研究，其研究結論起到了與其他有關研究結果相互印證的作用。除了《說文》中的諧聲材料外，許慎對字義的解釋有時採用聲訓，在注明音讀時，有時採用讀若和直音的方式，這些聲訓、讀若和直音也都是研究古音不可或缺的材料。

## 2. 在中國古代文化史研究方面的價值

“文化”一詞有廣義狹義之分。廣義的文化，指人類勞動創造成果的總和，凡是超越本能的、人類有意識地作用於自然界和社會的一切活動，都屬於廣義的“文化”。廣義文化包括物質生產、社會組織和精神生活、政治制度、科學技術、思想觀念等等。狹義文化則指與特定的民族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相適應，以語言為符號傳播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，即社會意識形態，如思想、道德、風俗、宗教、文學藝術等等。無論從廣義上理解，還是從狹義上理解，評價《說文》是中國古代文化的百科全書，都不為過。陸宗達在《說文解字通論》一書中，專列一章“《說文解字》中所保

① 該數據根據臧克和、王平《說文解字全文檢索》軟件，南方日報出版社，2004 年。

② 同上。

存的有關古代社會狀況的資料”，講述《說文》中涉及的古代社會生產、科學、醫療、社會制度等方面內容，分析透徹，論證詳實，可供參考。另有謝棟元《〈說文解字〉與中國古代文化》一書，內容包括《說文》所反映的春秋漢人的王權思想、古代的酒文化和玉文化、殷商人的迷信與後世的糊弄鬼神、古代飲食文化、樂器文化等。其中“作，起也——古代的發明權與古人的名利觀念”一節，談到《說文》所載的創造發明共有 28 項：八卦、文字、小篆、禳、耒、笙、簧、箒、巫、井、匱、矢、春、冕、網、羅、舟、磬、礮、鹽、琴、瑟、弓、鐘、車、酒、醫。<sup>①</sup>

#### 四、《說文》的局限

《說文》是中國極其寶貴的文化遺產之一，但由於歷史的原因，它也存在著某些局限。

首先是思想觀念的局限。許慎思想觀念的局限存在於其對漢字字義的說解中。例如：

① 王，天下所歸往也。董仲舒曰：古之造文者，三畫而連其中，謂之王。三者，天、地、人也，而參通之者，王也。孔子曰：一貫三爲王。𠂔，古文王。

② 君，尊也。从尹發號，故从口。

③ 婦，服也，从女持帚，灑掃也。

④ 婪，貪也，从女林聲。

①②例帶有明顯的崇王尊君思想，而③④例則帶有強烈的歧視婦女的意識。

其次是科學水準的局限。這個問題可以從兩方面看。一是，許慎分析字形，探求字源所依據的材料主要是小篆，而這本身就是局限，因為小篆前還有甲骨文、金文等更古的文字材料，但許慎或未見到（如甲骨文）或所見甚少（如金文）。見聞所囿，錯釋漢字的情況在所難免。例如：“爲，母猴也。其爲禽好爪。爪，母猴象也。下腹爲母猴形。王育曰：爪，象形也。𠁧，古文爲，象兩母猴相對形。”甲骨文、金文中的“爲”字，像手牽大象之形，《說文》的解釋是錯誤的。二是，由於自然科學研究水準的局限，許慎對某些字無法作出科學的解釋，只好附會時人的迷信說法。例如：“虹，蟬蟠也。狀似蟲。从虫工聲。《明堂月令》曰：虹始見。”

再次，540 部首瑣碎雜亂。《說文》所列 540 部首，按許慎之意圖是“據形系聯”，但有些部首的排列雜亂不合理。例如：“毛”部之後又有“毳部”，“山部”之後又有“屾部”等等，說不出什麼道理。某字應屬某部，似乎也沒有什麼確切的標準。這給讀者查閱《說文》帶來了不便，所以徐鉉在《說文韻譜·序》中說：“偏旁奧秘，不可

<sup>①</sup> 謝棟元《〈說文解字〉與中國古代文化》，第 85—88 頁，河南人民出版社，1994 年。

意知；尋求一字，往往終卷。”

## 五、《說文》研究的歷史回顧

### 1. 清代以前的《說文》研究

《說文》問世後，即受學者推重。僅百十年的時間，《說文》就廣為流行了。南北朝時期，開始有人專門研究《說文》。《隋書·經籍志一》：“梁有《演說文》一卷，庾儼默注，亡。”又載“《說文音隱》四卷”，沒有時代和作者，也已亡佚。模仿《說文》的著作有《字林》和《玉篇》。

至唐代，《說文》的權威性得到了確立。唐代乾元年間，書法家李陽冰對《說文》進行了通盤整理。這是自東漢以來對《說文》的首次整理。李陽冰刊定本《說文》不傳，根據徐鉉校定本所引和徐鍇《說文解字系傳·祛妄》所載，李氏首先對傳世本《說文》中書寫不規範的篆文作了修正。例如“王”，李陽冰曰：“中畫近上，王者則天之義。”（大徐本引）“玉”，李陽冰曰：“三畫正均，如貫玉也。”（小徐本引）其次是對許慎說解文字內容的判定。如“路，道也，从足各聲”，“陽冰：非各聲，从足路省”（大徐本引）。“竹，冬生草也”，“陽冰云：謂之草，非也”（小徐本引）。李陽冰刊定《說文》，在《說文》學研究史上功不可滅，李氏的刊定本在唐代後期曾廣為流傳，影響很大。但是，李氏往往篡改原文，別立新義，因此頗受後世人指責。例如“血”，《說文》：“血，祭所獻也。从皿；一，血也。”陽冰云：“从一聲，音大謬。”又如“米”，《說文》：“稻粟實也。象禾實之形。”陽冰云：“象禾穗上之形。”叔，《說文》：“象叔生形。”陽冰云：“父之弟爲弔。从上小，言其尊行居上而已小也。”

五代至宋初，是對《說文》的刊定校訂與整理階段。代表人物是南唐徐鉉、徐鍇兄弟。

徐鉉對《說文》的整理工作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：

（1）訂正版本。

（2）改易分卷。許慎原本共十五卷，卷帙較多，徐鉉乃將十五卷分為上下，共三十卷。

（3）增加標目。《說文》全書，敘目和目錄放在書末，這是古人著書的通例。徐鉉等校訂《說文》，按照宋時書例，另加《說文解字標目》於卷首，其文與第15卷許慎自編目錄相同。

（4）補綴《說文》闕漏。

（5）增加注釋。這是大徐本校訂工作中最有意義的內容。有三方面：一是大徐自己作的注釋；二是採用小徐的說解；三是吸收李陽冰之後諸儒箋述之可取者。另外對許慎的說解有不明確或不完整的，則以“臣鉉曰”、“臣鉉等曰”的方式加上按

語，如：“仁，親也。从人从二。臣鉉等曰：‘仁者兼愛，故从二。’”“引，開弓也，从弓丨。臣鉉等曰：‘象引弓之形。’”

(6) 根據孫愬《唐韻》給《說文》標注反切。例如：《說文·一部》：“天，顛也。至高無上。从一大。他前切。”《說文·玉部》：“理，治玉也，从玉，里聲。良止切。”

(7) 辨證俗訛。例如《說文·玉部》“瑣”下有：“臣鉉等曰：今充耳字更从玉旁充，非是。”《說文·走部》“赴”字下有：“臣鉉等曰：《春秋傳》赴告用此字，今俗作訛，非是。”

徐鍇撰《說文解字系傳》，世稱小徐本，共四十卷，包括八篇：

(1)《通釋》。自卷一至卷三十。這是全書的主要部分。它將《說文》的十五篇每篇一分為二，隨文解釋許氏原書的說解。徐鍇說：“《說文》之學遠矣，時曆九代，年移七百，保氏弛教，學人墮業，聖人不作，神旨幽昧，故臣附其本書，作通釋。”

(2)《部敘》。自卷三十一至卷三十二。分析了各部之間的意義連屬關係；意欲因形說義，因義證形，說明《說文》五百四十部首的先後排列次序。

(3)《通論》。自卷三十三至卷三十五。列“天地、君臣、禮儀、五行、性命、父母、妻子、好惡、賢愚”等專名字一百一十餘，論述了文字結構的意義。

(4)《祛妄》。卷三十六。糾正了李陽冰的一些錯誤，駁斥了李陽冰的“新說”。

(5)《類聚》。卷三十七。將同類字聚集在一起，類敘“數目”、“語詞”、“六府”、“山川類”、“日月雲雨”、“手足身目類”、“鳥屬”、“龍魚類”、“獸類”、“草屬”、“干支”等，論述各類字的形義取象。

(6)《錯綜》。卷三十八。旨在旁推六書之旨，通諸人事，以盡其意。

(7)《疑義》。卷三十九。提出兩組共十五字：一組是“劉、志、驛、希、崔、免、由”共七字，《說文》中沒有這些字，但有以這些字為偏旁的字；另一組是“衣、長、康、冕、言、羽、彳、肉”共八字，這些字，篆文筆劃稍誤。

(8)《系述》。卷四十。是作者的自序，說明以上諸篇著述意趣。

“《系傳》疏證許書說解，紬繹《說文》部首的聯繫，闡發字形結構的義理，說明文字的聯繫，推闡造字之意，略述六書要旨與書法沿革，駁斥李陽冰新說，《說文系傳》已注意到形聲相生、音義相轉的道理。”<sup>①</sup>“這部書是《說文》問世七、八百年以後第一部系統的研究之作，徐鍇也堪稱文字學史上全面系統研究《說文》的第一位學者。”<sup>②</sup>

## 2. 清代的《說文》研究

清代是《說文》研究的極盛時期。“若段玉裁之《說文注》，桂馥之《說文義證》，

① 常耀華《許學研究綜述》，《辭書研究》1993年第4期。

② 黃德寬、陳秉新《漢語文字學史》，第111頁，安徽教育出版社，1990年。

王筠之《說文句讀》及《釋例》，朱駿聲之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，其最傑著也。四家之書，體大思精，迭相映蔚，足以雄視千古矣。”<sup>①</sup>下面我們將清代“說文四大家”的著述簡單介紹如下：

### 2.1 段玉裁《說文解字注》

段玉裁早年師事戴震，是乾嘉學派中的著名人物，一生著述頗豐，《說文解字注》（下簡稱《說文注》）是其代表著作。《說文注》歷時十三載而成，段氏依據《說文》，全面研究了文字形音義的相互關係，體大思精，為《說文》研究首屈一指的要著。《說文注》的主要成就如下：

#### （1）發明許書的通例

許慎作《說文》自有一定的條例，但它並未將條例一一講明，這自然給後世人們使用《說文》帶來許多不便。段玉裁發前人之未發，對於《說文》的分部、部中字的排列及每個字的解說，都做了嚴密的分析和印證。如：段氏於“一部”末注曰：“凡部之先後，以形之相近為次。凡每部中字之先後，以義之相引為次。”

#### （2）闡述“六書”理論

許慎“六書”定義如“轉注”、“假借”未能闡述明確，後世多有爭議，段氏對許慎之“六書”做了詳盡精闢的論述。如《說文·一部》：“天，顛也。”段注：“凡言元，始也；天，顛也；丕，大也；吏，治人者也，皆於六書為轉注，而微有差別。元、始可互言之，天、顛不可倒言之。蓋求義則轉移皆是，舉物則定名難假。然其為訓詁則一也。”

#### （3）以音為主貫通文字之形義

段玉裁繼承和發揚了戴震因聲求義的方法，把訓詁建立在音韻的基礎之上。他根據《詩經》的用韻和諧聲，作《六書音韻表》，分古韻為六類十七部。指出“一聲可諧萬字，萬字而必同部。同聲必同部”；又說：“假借異義同字，其源皆在音韻。”<sup>②</sup>

經學大師王念孫在《說文解字注·序》中說，依段氏書，“聲音之道大明”，“訓詁之道大明”，“蓋千七百年來無此作矣”。

#### （4）本義引申義假借義兼而釋之

《說文》釋義以專釋本義為主，《說文注》則兼顧引申義及假借義，這就使《說文》釋義更加合理。例如：《說文·牛部》：“特，朴特，牛父也。”段注：“特本訓牡。陽數奇，引申之為凡單獨之稱。”又“畔”字，段注：“經典多借為叛字。”

#### （5）用統言析言分析同義詞

古人對字義的詮釋，一般比較籠統，這就是所謂的“統言”、“渾言”。倘若加以

① 丁福保《說文解字詁林·自敘》，中華書局，1988年。

② 段玉裁《說文解字注》，第817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。

分析，則義有別，這就是所謂的“析言”。段注用統言和析言對同義詞進行了分析。如：《說文·疾部》：“疾，病也。”段注：“析言之則病爲疾加，渾言之則疾亦病也。”《說文·示部》：“祥，福也。”段注：“凡統言，則災亦謂之祥；析言，則善者謂之祥。”

《說文注》問世後，立即引起了世人的關注，研究段注的專著多達十幾種。代表作有鈕樹玉的《說文段注訂》、王紹蘭的《說文段注訂補》、王念孫的《說文段注簽記》等。段氏之書成爲說文學研究的重大派系，可見其影響確實深遠。

## 2.2 桂馥《說文義證》

桂馥的《說文義證》共五十卷，其內容主要是引用有關的古書來證本義、證說解的。桂氏《說文義證》的價值在於：於《說文》每一字下博引古籍，羅列群說，經史子集無所不包。這爲後人查閱、研究《說文》提供了許多方便。例如：

“惆，失意也。”失意也者，《一切經音義·二》引作“惆悵失志也。”《玉篇》：“惆悵，悲愁也。”《荀子·禮論》：“惆然不慊”，注云：“惆然，悵然也。”《楚辭·九辯》：“然惆悵而自悲。”又云：“惆悵兮而私自憐。”字或作怊。《廣韻》：“怊，悵恨。”《莊子》：“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。”注云：“怊，悵也。”（《說文義證》卷三十二）

從上面一例可見，桂馥提供的義證材料，是經過精心選擇的，並非是材料的堆積。王筠在《說文釋例·自序》中說：“今天下之治《說文》者多矣，莫不窮思畢精，以求爲不可加矣，就吾所見論之，桂氏未谷《說文義證》，段氏茂堂《說文解字注》其最盛也。桂氏書徵引雖富，脈絡貫通，前說未盡，則以後說補苴之；前說有誤，則以後說辨正之，凡所稱引，皆有次第，取足達許說而止，故專臚古籍，不下己意也。讀者乃視爲類書，不已昧乎！”王氏對《說文義證》的評價是公允的。

## 2.3 王筠《說文釋例》、《說文句讀》、《文字蒙求》

王筠的說文學著作爲人稱道的有《說文釋例》、《說文句讀》和《文字蒙求》。

《說文釋例》一書爲解釋《說文》和六書條例而作。共20卷，內容可分爲以下四大部分：

(1) 總論六書。自卷一至卷五。其《六書總說》中講：“筠案：此書名以《說文解字》者，說其文，解其字也。《通志》曰‘獨體爲文，合體爲字’是也。觀乎天文，觀乎人文，而文生焉。天文者，自然而成，有形可象者也。人文者，人之所爲，有事可指者也，故文統象形。指事二體，字者，孳乳而寢多也，合數字以成一字者皆是，即會意形聲二體也。四者爲經，造字之本也。轉注假借爲緯，用字之法也。或疑既分經緯，即不得名曰六書，不知六書之名，後賢所定，非皇頽先定此例，而後造字也。猶之左氏釋《春秋》例，皆以意逆志，比類而得其情，非孔子作《春秋》先有此例也。”

(2) 釋解編排次第。自卷六至卷九，如《列文次第》說：“《敘》曰：‘同條牽屬，共理相貫。’此謂五百四十部之大體，以義相屬也。又曰：‘雜而不越，據形系聯。’此謂

五百四十部之小體，以形相屬也。”

(3) 釋解析字條例。自卷十至卷十二。如《說解正例》說：“許君說解，必先字義而後字形。其說形也，或此字形屬會意，則先舉本部首而后及別部之字。如天在一部，云从一、大，先一後大是也，如字義重大，即必入大部，而說曰從大、從一矣。”

(4) 討論校勘方面的問題。自卷十三至卷二十。內容有誤字、補篆、刪篆、移篆、改篆、觀文、糾徐、抄存、存疑等。

王氏《釋例》，疏解許書細密而不氾濫，且有許多提法為此前治《說文》者未曾涉及。如發明“曰”、“讀若”條例，明確提出“分別文”、“累增字”的概念。“字有不須偏旁而義已足者，則其偏旁為後人遞加也。其加偏旁而義遂異者，是為分別文。”“其加偏旁而義仍不異者，是謂累增字。”<sup>①</sup>另外，王氏注重運用金文等古文字資料與《說文》對勘，補正許氏，多有創獲。

王氏《說文句讀》，系在《釋例》寫成以後泛采衆說刪繁舉要而成。王氏自序說：“余又以《說文》傳寫多非其人，群書所引有可補苴，遂取茂堂及嚴鍊橋、桂未谷三君子所輯加之手集者，或增或刪或改。以便初學誦習，故名之曰《句讀》。不加疏解，猶初志也。”《句讀》全書共 30 卷。前 28 卷解說《說文》之正文，第 29 卷解說《說文》“敘目”和許沖《上〈說文解字〉表》，第 30 卷是《附錄》。

《文字蒙求》是王筠應朋友陳山楣的請求，為教孫子而編撰的一部童蒙識字課本。“蒙求”二字，取自《周易》“童蒙求我”，表示適合於兒童的要求。王筠從《說文》中取兩千多個常用字，以象形、指事、會意、形聲四書為目，每書一卷，總為四卷。每字先列篆文，再列楷書，依照許慎的解釋，略加申述，便於學童識字、記形、記義。

綜觀王筠的著作，有三個顯著特點：一是實用性。《說文釋例》是迄今總結和闡明《說文》體例最完備，也是最權威的一部書，為研究《說文》者之必讀書。二是通俗性。王筠是“說文四大家”中唯一注重文字學普及工作的人。《說文句讀》和《文字蒙求》說解通俗，不僅對初學者很有幫助，對於研讀《說文》以及有關《說文》的注本，也很有參考價值。三是創建性。王筠的《說文》研究主要在於整理，其著作看似只是對各家已有研究成果的比較分析，但他並非沒有創見，在平實的敘說中，發前人之未發，多為後世學者稱道。

## 2.4 朱駿聲《說文通訓定聲》

朱駿聲的《說文通訓定聲》共十八卷，附《東韻》一卷。朱氏在該書《自敘》中講：“竭半生之助，精漸銷亡，殫十載之心稽，業才草創。”《說文通訓定聲》一如它的書名，內容可分為三大部分：

<sup>①</sup> 王筠《說文釋例》卷八，第 173 頁，中華書局，1998 年。